

贤治评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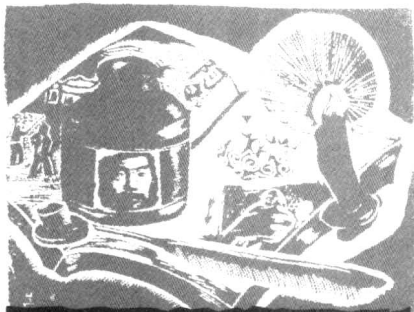
鲁迅选集

书信
序跋
卷

湖南文艺出版社

插图本





林贤治评注

鲁迅选集

序跋·书信卷 ● 插图本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选集. 序跋·书信卷: 插图评注本/鲁迅著; 林
贤治评注.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5
ISBN 7-5404-3319-1

I. 鲁... II. ①鲁...②林... III. ①鲁迅著作-选
集②鲁迅著作-序跋-选集③鲁迅书简-选集
IV. 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5666 号

封面木刻《鲁迅像》作者: 莫 朴
像页雕塑《鲁迅》作者: 潘 鹤
封底木刻《静物》作者: 赖少其

鲁迅选集

序跋、书信卷

评 注: 林贤治
责任编辑: 曾昭来
书装设计: 郭天民
责任校对: 陈仿舜 李 平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大道2号 邮编: 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印刷

*

200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980 1/16 印张: 17.75
字数: 278,000

ISBN 7-5404-3319-1

I·2089 定价: 2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BAK 16/27



鲁迅选集

序跋·书信

目录

序跋	1
《呐喊》自序	6
《华盖集》题记	11
《华盖集续编》小引	14
写在《坟》后面	15
《野草》题辞	20
《朝花夕拾》小引	22
《自选集》自序	24
《准风月谈》前记	27
《花边文学》序言	30
《且介亭杂文》序言	33
《呐喊》捷克译本序言	35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37
柔石作《二月》小引	39



《进化和退化》小引	41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43
《守常全集》题记	45
叶紫作《丰收》序	48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51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54
白莽作《孩儿塔》序	58
《医生》译者附记	60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62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	68
《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70
书信	73
致钱玄同(1封)	78

致宋崇义 (1 封)	80
致胡适 (1 封)	82
致孙伏园 (1 封)	85
致李秉中 (5 封)	87
致许广平 (5 封)	95
致赵其文 (1 封)	110
致台静农 (5 封)	111
致章廷谦 (1 封)	119
致韦素园 (1 封)	121
致黎烈文 (4 封)	123
致王志之 (1 封)	128
致曹聚仁 (8 封)	129
致林语堂 (1 封)	147
致榴花艺社 (1 封)	148
致胡今虚 (1 封)	149
致陶亢德 (2 封)	151



致魏猛克 (2 封)	153
致杨霁云 (10 封)	158
致郑振铎 (4 封)	177
致徐懋庸 (2 封)	188
致刘炜明 (2 封)	191
致萧军、萧红 (7 封)	195
致萧军 (4 封)	211
致赵家璧 (1 封)	219
致曹靖华 (10 封)	221
致李桦 (1 封)	236
致胡风 (2 封)	238
致唐英伟 (2 封)	243
致曹白 (2 封)	246
致李霁野 (1 封)	251
致王冶秋 (2 封)	252
致时玳 (2 封)	255



致山本初枝 (4 封) 260

致増田 渉 (1 封) 269



鲁迅选集

序跋·书信

序跋

古来序跋是一种文体，现代的理论家则把它们划归散文的范围。虽然，它们能像其他散文一样写人状物，叙事抒情，但毕竟与书人书事有关。

在鲁迅全集中，序跋的篇目颇不少。其中除了为自己的著作，以及亲自编校的古籍和译作做的说明之外，还包括评鹭他们著述的文字。古籍的序跋比较简略，没有太多的发挥，基本上属于学术性质。译文的序跋却很可注意。因为多少带有文化比较的意义，以异域作参照来批判本国的社会和文学，算得上是比较集中的。

关于译事，从开始的时候起，鲁迅就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希图借此改造中国的国民根性，改造中国的思想和文学；此外，还有一个目的，如他后来所说，是盗“天火”来“煮自己的肉”。早期翻译《月界旅行》，旨在破除迷信思想；翻译《域外小说集》，则在提供文学范本，这些都在序文中写明白了的。二十年代译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译厨川白村的短评集《出了象牙之塔》，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用意都在于疗救许多中国旧思想的痼疾。他特别欣赏厨川对本国的缺点施以猛烈抨击的态度。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中写道：“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着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

的。”从二十年代后期起，他翻译了不少苏联“同路人”作家的作品，大部头的文艺论著，还有关于文艺政策的小册子。由于他痛感中国“革命文学家”的极左理论的破坏性，当左翼文艺勃兴之际，他不能不从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寻求科学理论。然而，他并没有像一些教条主义者那样，把某些党派理论奉作“圣经”，却习惯把正反双方的理论比照译出，而且在序文或附记中，还能不时看到他的独立的批评。

知识分子的势利是不可容忍的。在翻译界，大家向来看重文学大国、文学大师、文学经典，欧美文学作品大量地被译成汉语，其他国家的文学状况则罕为人知，这是一个事实。鲁迅着重翻译俄国以及东北欧一些小国的作品，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他公开说：“我是向来不想译世界上已有定评的杰作，附以不朽的。”在这里，译者固然有以被压迫的共同语境来启发国人的意思，而通过翻译，为弱民族伸张正义也是的确的。反势利即是反潮流，这需要翻译家特别的眼光和胆魄。鲁迅在爱罗先珂作品的附记里明白写道：“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世上有几个人能够说这种话呢？

鲁迅为人作序，是非憎爱十分鲜明。作序的大约包括这样两种人的书：一是死者，一是青年。对于有为的青年的书，他反复强调文艺与时代的关系，称许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实践的精神。对于已故的革命者的书，如李大钊，他虽然认为作为理论“未必精当”，却热情赞扬说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如殷夫，他完全撇开诗艺而从诗人的主体性，从诗的主题和内容出发，发掘诗作的“别一种意义”，使之提升到中国社会改革和文学建设的层面作深度阐释。他由来主张，人是先于作品的。

至于个人著作的出版，鲁迅大抵给加写一篇序跋之类，这是他喜欢做的。他常常在序跋中述说个人的境遇，包括成书前后的情形，或者借此释愤抒情，像《〈呐喊〉自序》、《写在〈坟〉后面》一样寂寞悲哀的文字，在他的杂文集中是较为少见的，因此，很可以通过这类序跋，寻

绎他在生活、写作和与此相关的精神迁变的真实轨迹。《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都写得很长，很特别，几乎全是由报章有关书报检查的消息或是造谣中伤的文字拼贴而成。鲁迅多次说到要保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大约这就算得是“立此存照”了罢。他曾经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为完全。”可见，序跋是他整体杂文写作中的一个有机的部分。

序跋本来依附书籍而存在，鲁迅却能统摄全书的神魂而赋予它们很大的独立性，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反客为主，挥洒自如，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在他那里，并不存在文式的等级差别，每作一文，无论大小，从来箭不虚发。

《呐喊》自序^①

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一个文学文本的构成和品质，当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鲁迅的小说《呐喊》，从自叙看，乃根源于寂寞的记忆。

最先从个人生活经验方面感知“庸众”和“异类”的含义。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②，……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③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④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⑤，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⑥，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⑦之类了。我还记

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⑤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⑥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

对中医以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仍是源于个人的经历和心灵的创痛，现代知识不过使之理性化、科学化罢了。

鲁迅对职业的选择，并非出于个人对专业的爱好，而是一种利他的动机与社会需要的结合。学医如此，弃医从文也如此。

“幻灯事件”：日后创造的“看客”形象的由来。

对鲁迅来说，文学与思想（精神）革命的联系，是写作的首要问题。



鲁迅手绘《呐喊》书名。

《呐喊》自序

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的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①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②，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